

西瓜心

华明玥

早年，无籽大西瓜还没有流行的时候，大部分西瓜都带着饱满的黑籽，种在老家庭院里甚至能够长出西瓜苗来。当然，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庭院，就算松了土，施了肥，也很难结出十多斤重的大西瓜。西瓜都是由郊县农民开着卡车到城里来兜售，爷爷家人口众多，一买就是整整一麻袋。

晚饭后，是吃西瓜的隆重时刻。碗筷已经收掉，院子的青砖地上泼上凉水，奶奶把事先吊在井水里十几斤重的西瓜捞上来，咔嚓一声切为两半，接着，她的刀尖儿在西瓜的中央灵活勾勒，接着，刀尖一挑，一个四四方方的西瓜心便挖了出来。一个大西瓜能挖出两块西瓜心，端端正正放到一只蓝边碗里，插上不锈钢勺子，端给爷爷，接着，奶奶才把余下的西瓜切成片，分给大家。每一片西瓜都是残缺的，就像城墙挖出了一个垛口。我、妹妹以及叔叔家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瞅着爷爷蓝边碗里的西瓜心，那是一只西瓜的精华呀，非但没有令人讨厌的黑籽，关键是，糖分也在那里聚集，它微微地起了沙，水分充足的果肉纤维上，肉眼可见糖分的透亮结晶。

为什么爷爷可以理所应当独享西瓜心？我的父母远在外地工作，我便去问叔叔，叔叔却说，咱这座老宅中的这五间瓦房、青砖铺地的院落，以及院子里的水井与花木，当年都是爷爷一个人在外工作，克勤克俭地生活，将工资尽数汇给奶奶，才一砖一瓦地置办起来的。爷爷退休前，是一名采购人员，坐着绿皮火车，啃着干粮，带着他的军用水壶与公文包，跑遍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。爷爷挣钱，奶奶持家，齐心协力才把两儿三女拉扯大，并帮助他们打好家具，结婚成家。因此，在奶奶心目中，爷爷是天一般的存在。家中最好的物事都要归爷爷享用，多余的才能分给大家，奶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况且，奶奶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，就拿分西瓜来说，她自己总是拿“垛口”最大的那块西瓜，这就让大家说不出怨言。

然而，我们三个小孩依旧在觊觎爷爷的西瓜心，大家都明白，奶奶偏心了一辈子，向她提要求是毫无结果的事，于是，公派我去跟爷爷陈述分享的理由。

就在这一天，晚饭桌刚收拾完毕，趁着奶奶去厨房刷碗，我赶紧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你吃亏了。你每天都只吃西瓜心，那齁甜的滋味想着就腻味，大西瓜的滋味是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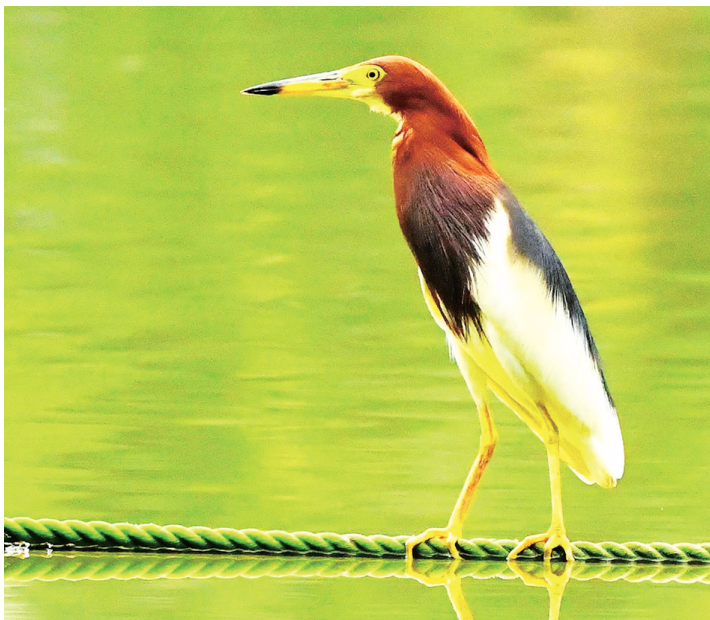
层次的，瓜心处很甜，接着，有黑籽的地方不起沙了，口感更加清脆爽口。到了贴近西瓜皮的地方，味道有点像白玉黄瓜哎，非常清爽，有时会涌出一股淡淡的咸味。还有，爷爷你瞧，比赛能将西瓜籽准确地吐在搪瓷盘里，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舌头在跳舞，把黑籽都卷在一块儿，吐籽的声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听着就过瘾。爷爷，吃西瓜的乐趣。你都没有享受到啊。”

爷爷听着笑起来，笑到以拐杖捶地。奶奶从厨房慌忙奔出来，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爷爷说：“快把西瓜切开。”

果然，这天，等奶奶把西瓜心端到爷爷跟前，爷爷立刻把碗递给了我，慷慨地说，“你们三个小鬼头去吃吧。”接着，他从有垛口的西瓜中找了一块，畅快淋漓地啃了起来。奶奶看着目瞪口呆，可是，一家之主已经这样发话，奶奶也就只好说什么。我们三颗小脑袋埋在那只蓝边碗里，贪婪地享受西瓜心散发出的甜蜜凉气。接下来三五天，西瓜心天天被我们小孩子所独享，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吃西瓜的新方法：切成小丁与冰镇绿豆汤同拌，味道像现在的冰镇鲜芋仙。把西瓜心切成小丁，在上面盖上一块光明牌中冰砖，等冰砖微微融化，与西瓜丁一起舀着吃，像果味冰激凌。成块的西瓜心还可以插上洗净的雪糕棒，在冰箱里冻成冰棍儿来吃，等所有这些创新吃法都玩腻了之后，我们三个小孩一致认为，西瓜心的滋味也一般化了，它远远没有我们之前踮脚憧憬时那么奇妙。爷爷到底年纪大了，舌头不灵便，每每被黑籽卡到，咳个半天，才能吐出。装着西瓜心的蓝边碗，不如还给爷爷。

这下，轮到爷爷有点不知所措。打量他的神情，他这是从一家之主的位置上走下来了，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上走了下来，而今，他生出了羞惭心，再也不能登上那个唯我独尊的位置。他思量片刻，便响亮地叫了我奶奶的名字，把蓝边碗递给她。这可能是结婚50多年来，他第一次郑重其事、连名带姓地叫奶奶，而不是叫她“老太太”“老伴儿”“娃他奶”。我这才知道，我的奶奶是有名字的，她并不是亲友邻居口中的华师母、华奶奶，她有一个像月亮一般清澈皎洁的名字，叫倪云清，这个名字埋在带大了儿女又带孙子的劳作中，埋在五十多年洗洗涮涮的操劳中，埋在对家人有求必应而对自己的需求熟视无睹中。而今，爷爷可能是在新婚之夜后，第一次叫她吧，他手拿蓝边碗，要把最好的吃食给她。在结婚半个多世纪后，他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半弯着腰身、任劳任怨系围裙的她，看到了她的名字闪耀的微弱光芒。

那一天，奶奶没有独享西瓜心，而是将它切开，分给了我们每个人。她自己也百感交集地品尝了其中的一小块。

守望
周文静 摄

父亲的电影

叶静

小时候，每回去电影院，我像个公主似的，被父亲抱着。父亲常领我去二层的阁楼上玩，我见胶片被两个大轮子一点一点转出来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，便问父亲：“这两个轮子是干啥的？”

父亲笑眯眯地告诉我：“你看的电影，可都是从这两个轮子里转出来的哦！”

“那……电影里的人，都藏在这里面啰？”

父亲大笑：“可不是嘛！”

“阿爸会不会也爬到电影里去呢？”

父亲顿了几秒，随后弯腰抱起我，用他嘴角的胡子扎我的脸说：“有可能哦！”

“那我也要！”

“有一天，你也会去的！”

父亲是电影院的经理，我常带要好的伙伴一起“走后门”，他们羡慕我有这样的父亲，我也因此偷偷嘚瑟过。

电影上映时，四下黑咕隆咚的，父亲总能在黑暗中一眼瞧见我。他会笑眯眯地揉一下我的头发，再往我手里塞一把花生或糖果，惹来一众羡慕的眼光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公主。

父亲刚任电影院经理的那些年，电影院的生意异常红火，枪战片、武侠片、喜剧片，场场爆满。这在当年那个落后的小镇，实属稀罕。电影院里，人头攒动；电影院外，也挤满了人，卖甘蔗的、卖冰糖葫芦的、卖瓜子花生的，还有打气球、套圈、耍猴的，好似赶集，热闹得很。

后来，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电影院里冷冷清清，电影院外，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影。冬夜，父亲穿着军大衣，将衣领竖得老高，手里握着个手电筒，缩着脖子，立在空旷的广场上，一脸黯然。他嘴里叼着根香烟，半天才会吸上一口，烟灰拖得老长，风一吹，落他一身。

父亲决定将电影送下乡，常骑着辆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，驮着放映机，每个村轮流转。

傍晚时分，有露天电影的那个村，会特别热闹。小贩们挑着担子，扛着家什，从四面八方聚拢来。

村里人扛出板凳，早早地占好位置，等在灰白的幕布前。从前难得去电影院的老人与小孩最为积极。老人咧着嘴，翘着二郎腿，笑咪咪地坐在板凳上，和老伙计聊着今年的收成；小孩在板凳上爬来爬去，跳来跳去，玩累了，又扯着大人的衣裳，嚷着要去买糖果……

父亲，一会儿站在屏幕后面，一会儿挤在人群里，遇见熟人，就迎上去散香烟。母亲说：你的工资，还不够买香烟的。父亲答：我快活！

上中学时，有一回，同桌的女同学央着我去看父亲的露天电影，路上遇见了班里的男同学，就挨着坐了。有个男同学，凑巧紧挨着我。父亲瞧见了，黑着脸将我撵回家。我在同学面前失了面子，便与父亲怄气，好几天不理，他一靠近我，我便扭着头走开。父亲立在那儿，半天不动。母亲笑他：你也就这么狠？父亲摸着脑袋，讪笑着。

后来，连露天电影也没人稀罕了。电影院倒闭了。父亲，不再是经理。他偶尔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去电影院门口转悠。遇见熟人喊他声“叶经理”，忙笑着迎上去，给人递支香烟。

电影院拆的时候，父亲已老了，一天有多半的时间都是在躺椅上度过的。他爱看电视，确切地说，是闭着眼看电视，听着听着，就打起鼾来。“看”电视时，将音量调到最大。我们嫌太吵。他却说声音小了他听不见。

十二年前，父亲和母亲随我来到武汉。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武汉。我忽然想带他们去看电影。母亲忙着反对，父亲却笑了。

时隔多年，父亲再次走进电影院。从前，他是昂着头走进去的。这回，他是拖着脚进去的。我和母亲想扶着他，他却甩开我们的手。那天，我们仨看了一部怀旧电影，父亲坐在我的左边，母亲坐在我的右边。我点了可乐和爆米花。这些玩意儿，平日常我并不吃，可那天，我只想陪着父亲和母亲一起吃。电影结束后，我问父亲：好看不？父亲闭了下眼，摸了下脑门，说：还好。母亲诧异：今天真是稀奇！你竟然没打呼噜！

